

四庫全書

經部

周禮訂義卷十七　　　宋　王與之　撰

小司徒之職掌建邦之教灋

鄭鍔曰或謂周之教典建於大宰大司徒則施其教法小司徒地官之貳於教法亦掌建之何也蓋設教而無法則教不行有法而不建則法不立教官之長推其法教官之貳掌建其法所以相成焉大宰則建於朝廷之上以示百官小司徒則建於教官之府使

其法不廢不以建為嫌也

以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以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及征役之施舍

鄭康成曰稽猶攷也○史氏曰國中王畿也四郊畿外也都鄙野外也○易氏曰稽國中及四郊都鄙者舉王畿千里言之也不言六鄉六遂邦甸者舉上下以見其中○史氏曰夫謂其身家謂其居如止知其居則土著之民在爾僦寓轉移之民何自知之此夫

家所以兼言也〇易氏曰夫謂上地中地下地皆一廛槩其凡也家謂上地七人中地六人下地五人則其目也

愚案比輔也相親比也

黃氏曰九比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也三三比之故曰九比小司徒專掌比法蓋鄉法也非若野法八家皆私百畝其中為公田也故其職又曰及大比六鄉四郊之吏攷夫屋以待政令國中六鄉也四郊六鄉之餘邑也六鄉四閭之吏司馬法閭方百里三萬家四

閭十二萬家六鄉爲七萬五千家其餘五萬五千家爲四郊此亦大約也鄉之民雜必比而居之者使各從其類而習其事也邦國都鄙皆本司徒鄉法以教其所治民故小司徒以九比之法稽都鄙夫家之數而邦國則受其比要内外之勢詳略不同○林氏曰九職之民比居之數也

愚案周家比法自五家始故小司徒有九比之數大比之要鄉師有國比之法族師有邦比之法

鄭康成曰貴謂為卿大夫○黄氏曰賤臣妾也閒民也不登於比閭之籍其賤亦可恥○鄭康成曰廢疾謂癃病也王昭禹曰貴治賤者也賤事貴者也老者在所養幼者在所慈廢疾則不可任事在所寛恤也愚案疏征謂稅之役謂徭役昭禹因以施惠謂之施舍政役謂之舍不知粟米謂之征力役亦謂之征征役之施舍只是凡征民力以受役者於貴賤老幼廢疾則弛其力而舍之施字依鄭注作弛即

鄉師辨其可任者與其施舍者○鄭景望曰施猶加也或加之或舍之必辨其實所以息幸民之心

與其祭祀飲食喪紀之禁令

賈氏曰祭祀謂州祭社黨祭禜族祭酺飲食若行鄉飲及族食喪紀謂若四閭為族相葬之等皆有禁令不使失禮法○史氏曰衆之所聚不可無禁與令

鄭景望曰言邦之教法而曰稽國中以下云者則教實行乎其中也貴賤老幼癈疾而舍其役則貴貴養

老慈幼寛疾之意足以示民矣祭祀飲食喪紀皆有禁令則養生喪死之節踰禮越制之誅足以範民矣陳君舉曰小司徒既掌建邦之教法矣自此以下不聞設教之意大抵皆是校登民數整頓軍賦何也先王之世寓兵於農養男以禮以井邑丘甸易部伍之名以蒐田獮狩更戰陣之習教之之意正在於是晉文公入教其民出定襄王以示義伐原以示信大蒐以示禮故城濮之役少長有禮其可用也衛靈公問

陳孔子答以俎豆諸葛孔明出入行陣閒文中子以為可興禮樂殆是意歟若將教民之事作清談看了最害事

乃頒比灋於六鄉之大夫使各登其鄉之衆寡六畜車輦辨其物以歲時入其數以施政教行徵令

王昭禹曰頒比法者頒校比之度數也○楊謙仲曰即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以至於相賙相救者　鄉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其校比則有法矣其比法則自司徒而頒之鄉大夫則

受其法於小司徒而用之王氏曰登者上其籍也〇鄭氏曰登成也成猶定也〇鄭康成曰衆寡民之多少〇賈氏曰車謂革車及大車輦人輓行〇鄭康成曰物家中之財〇賈氏曰謂辨其家中財物多少〇史氏曰物雖民之物緩急有用當辨其可用與否〇易氏曰六畜以備公家之用車輦以待師田之役亦且登之以籍而辨其可用之物入其數則衆寡六畜車輦皆有一定之數〇賈氏曰以歲之四時小司徒而施政教徵索於民及所施

政令皆據民物等數而行之○易氏曰施政教則據其數而舉飲射之類行徵令則據其數而起師田之類○黄氏曰徵令貢賦之徵令政教必觀其豐約而為之隆殺徵令必稽其有無而為之寬急故入其衆寡六畜車輦之數而後施行之

王氏曰凡民數有數之者閭胥以時數其衆寡是也有稽之者鄉師以時稽其夫家衆寡是也數之則以所屬之人寡稽之則以其所屬之人衆有校而登之者族師以時屬民而校登其夫家衆寡是也有登而

不校者鄉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衆寡是也登之而不校則其登之也因族師之所校而已○孫氏曰先王之登民數有講其安養之實者有明其愛敬之義者講安養之實則利見於當時明愛敬之義則法傳之萬世司徒之登民所以講安養之實司寇之登民所以明愛敬之義自司徒頒九比之法使各以時而登之又從而校之故計口而田度力而役鰥寡孤獨廢疾者有所養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知所舍地

足以容其民民足以治其地此所謂講安養之實也然司徒登其民而不獻其數司寇獻其數而不掌其藏蓋司寇治刑之官舉生齒之數悉登而獻之王拜而受之則知民之重其可輕殺乎天府祖廟之司受民數之登與玉鎮大寶器並藏之則知國本所繫其可輕視乎君臣上下通知愛敬爾民愛敬之義明於上則安養之實達於下常相表裏

及三年則大比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

鄭氏曰大比謂使天下更簡閱民數及其財物也○鄭司農曰五家為比故以比為名今時八月案比是也○劉執中曰三年則大比謂簡去其老疾不任役者補其闕落不成伍者○鄭司農曰要謂其簿○黄氏曰邦國羣吏大比縣師攷之小司農受其要而已治之畧也末言大比六鄉四郊之吏平教治正政事攷夫屋及其衆寡六畜兵器則詳治之比法不施於六遂鄭曰亦受鄉遂非也比要在司徒為民籍簡稽在司馬為軍籍○鄭鍔曰言

邦國者指天下諸侯之國以別六鄉之所入也六鄉内也故入其數邦國外也故受其要受其要者民已分於諸侯則不責其詳數

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

易氏曰會聚也小司徒以軍制聚萬民自五兩以至軍師咸在焉獨言會萬民之卒伍者先王之軍制調兵必五數出兵必百數不五數不足以調兵故積數

起於五人之伍不百數不足以出兵故積數起於百人之卒以百人之卒成一小陣五百人之旅成一中陣二千五百人之師成一大陣萬二千五百人之軍成五大陣

鄭氏曰用謂使民事之○賈氏曰小司徒佐大司徒掌六鄉六軍之士出自六鄉故須預配卒伍用之者即軍旅田役是也

鄭康成曰五兩卒旅師軍皆衆之名兩二十五人卒

百人旅五百人師二千五百人軍萬二千五百人此皆先王因農事而定軍令者也○鄭鍔曰五家之比即五人之伍五比之閭即五伍之兩四閭之族即四兩之卒五族之黨即五卒之旅五黨之州即五旅之師五州之鄉即五師之軍也萬二千五百人為鄉合之以為一軍王之六軍出於六鄉舉一軍之制則六軍之制皆可得而知

楊氏曰先王之制民居則為比閭族黨州鄉故比卦

衆在内一陽在上為之主君象也出則為伍兩卒旅師軍故師卦衆在外一陽在下為之主將帥之象也○陳君舉曰軍旅之法立於伍成於卒五夫數也五人為伍則手足耳目以相及不待徽幟可以别識不待旌旗可以指揮五伍為兩則以人為伍以卒為旅以旅為師以師為軍則手足耳目不相及而徽幟旌旗用焉故以四兩為卒縱横皆兩參兩什伍之法定於此其為軍賦因此而已○鄭鍔曰說者謂五人為伍則

左右前後四人而一人居其中五伍則二十五人矣兩兩相比則謂之兩二十五人縱横皆五何以謂之兩耶葢自二十五人而四之以為卒則横縱皆兩矣唯卒之横縱皆兩也其法起於五人之伍故以兩名之○朱氏曰出軍之制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到第三便着一个四成一百人若又是五則成百二十五人便有竒零不整齊處

陳君舉曰小司徒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士不特選

皆吾民也將不改置皆吾吏也有事致之行陣無事歸之田里無招收之擾無廩給之費故曰先王足兵而未嘗有兵也李景齊曰天子曰萬乘諸侯曰千乘天子六軍大國不過三軍此定制也然嘗攷司徒卒伍之制而約之以司馬法不能無疑司馬法曰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是則一乘者七十五人之所容也約而計之兵車一乘則三兩之數五伍為兩則二十五人三兩則七十五人四乘則三卒之數四兩為卒則百人三卒則三百人也

百乘則三師之所合（五旅為師則二千五百人三師則七千五百人）五百乘則三軍之所合（三萬七千五百人）積而至於千乘則六軍聚焉（七萬五千人）是則六軍之數適足以容千乘以天子之六軍言之則不足於萬乘以諸侯之千乘言之則不應有六軍是何也大抵悉天子之畿內以為軍則足以容萬乘而所謂六軍者特寓於六鄉乃天子宿衛之兵爾其餘六遂都鄙之兵蓋不與焉悉諸侯之國以為軍則大國有千乘而所謂不過三軍者僅止於

五百乘耳非其不足於千乘也亦可以天子宿衛之兵數約之此周人居重馭輕之法唐人府衛君子謂其得鄉遂之遺者蓋出此

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

鄭鍔曰軍制已定則有征伐之時起之以為軍旅四時之間作之使趨田役有盜之際比之使作追胥閒暇之時令之使出貢賦無不可也○劉氏曰貢賦制軍須也○黃氏曰鄉之軍制寓於比閭族黨州鄉故

會其卒伍而為伍兩卒旅軍蓋常自為六軍也用之於起軍旅作田役比追胥令貢賦皆鄉法也軍旅曰起部伍素定由是而起也田役曰作田竭作車少人多役隨事多少車不出皆臨時作之田雖為六軍蓋不止七萬五千人矣追胥亦竭作當時比之不使臨事紛錯也野皆不如此不會卒伍大抵鄉車人不相須其用在人而或竭作故會之於卒伍野車人相得其用在車無竭作之事故合之於五乘此其所以不

同也六軍為車千乘以司馬法三百家共一車約之七萬五千家止得車二百五十乘不能充其賦也大抵六鄉皆守兵會同征伐其出甚少故六軍備其人而已車馬之賦不盡出於民則以公車充之校人有馬牛人有牛皆以共公車鄉賦閭師徵之○鄭鍔曰遂人言貢賦師田政役與此先後不同何也葢小司徒會六鄉之萬民以為卒伍軍法起於鄉故先言以起軍旅而後及於貢賦遂人治邦之野以供財用財

用出於野為多故先言頒職作事以令貢賦而後及於師田政役也然會卒伍以為軍法宜屬之大司馬而小司徒掌之何也蓋事不預備不可以應卒司馬主於用兵苟非司徒教之有素合之有法司馬一旦欲合而用之不可得矣

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

鄭康成曰均平也周猶徧也○賈氏曰均上地下地等使得均平故曰均土地既給土地則據土地計考其人民可任不可任之事而周徧知其人數○鄭鍔曰上文於歲時入數大比受要之後而言乃會萬民之卒伍則民數既定然後軍法可制也軍法既成乃言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何耶蓋會萬民之卒伍者所以起軍旅也此言可任之人數者所以作田役也將作田役必先知其可任之人將以知其

可任之人必先稽其受地之等家有七人者必授以上地觀其所受者上地則知其可任者一家可出三人矣家有六人者必授以中地觀其所受者中地則知其可任者二家可出五人矣家有五人者必授以下地觀其所受者下地則知其可任者一家可出二人矣蓋因其受地之優劣足以知其力之有餘不足也說者謂受田有九等之法此以七五六為三等者蓋因中以寄明上下之義○賈氏曰按王制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次食

七人次食六人次食五人彼言五等此言七五六三等其人不同故鄭云有夫有婦乃成家自二人至十人為九等二人三人四人是下地三等五人六人七人是中地三等八人九人十人是上地三等此經唯言七六五者據中地三等則知有上地中地下地三等余以為此言六鄉受地之法學禮者見遂人頒田里自上地夫一廛田百畝至餘夫亦如之乃謂六鄉受田之法與六遂同特因中以寄明上下之義殊不知經之所載自王畿之鄉遂都鄙至於諸侯之邦國凡授田之法自有四節大司徒言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

之地家三百畝此一節也小司徒言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此又一節也遂人言上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五十畝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畝萊百畝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二百畝餘夫亦如之此又一節也大司馬言上地食者三之二其民可用者家三人中地食者半其民可用者二家五人下地食者三之一其民可用者家

二人此又一節也即是四節攷之大司徒言都鄙之制小司徒言六鄉之制遂人言六遂之制大司馬言諸侯國之制何以明之司徒言凡造都鄙而繼以不易一易再易之地其為都鄙之制明矣小司徒言上地中地下地之制不與遂同又不與都鄙大司馬同非六鄉田制而何何則上地當食十人九人八人中地當食七人六人下地當食五人此固常法也六鄉在內不及十人九人但家有七人則授以上地家有

六人則授以中地家有五人則授以下地所以然者將以强內故也若六遂所授則不可與鄉同故別言之曰上地夫一廛田百畝中地夫一廛田百畝下地夫一廛田百畝見其如常法而已然又有萊五十畝萊百畝萊二百畝不與鄉同則以遂地遠而瘠授之萊乃所以饒遠而已又以爵位攷之鄉大夫爵與遂大夫同鄉師爵與遂師同小司徒爵與遂人同遂人掌授遂田則小司徒掌授鄉田矣遂人言六遂之制

則小司徒所言為六鄉授田之制何疑之有若夫外造都鄙則大司徒事故都鄙之田於大司徒言之施政職於九畿之外而令其軍賦則大司馬事故邦國之田於大司馬言之以是觀之謂因中以寄明上下之義者妄說也

呂氏曰司馬法曰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為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以小司徒參之司徒之可任者如此其多

司馬法之出士徒數如彼其少古人用兵皆為不勝計以慮敗也故不盡用之雖敗尚可扶持故小司徒只言其可任者非實數也自此以後調發者皆用實數幸而一勝不幸而一敗則皆不可救矣晉作州兵乃是盡數調發甚非先王之制他如魯成作丘甲曹操案戸籍得三十萬衆蘇秦以齊王臨淄之中七萬戸不下戸三男子而卒以二十一萬而曹操謂崔琰曰昨案戸籍可得三十萬衆故為大州是皆以實數

調發惟諸葛孔明僅有此意一蜀之大其兵多不過十二萬孔明所用八萬常留四萬以為更代蜀之所以強者以孔明不盡用之及蜀之亡尚有十萬二千數年之間所折者不過二萬耳

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唯田與追胥竭作

鄭司農曰羨饒也○王氏曰可任者或家三人二家五人家二人而起徒役無過家一人蓋用徒役不必一時皆徧計所役久近取勞佚均而已不於一役家

起二人所以寛民也○王昭禹曰以其餘為羨則所用者正卒而已然正卒又有可代者為之備此民所以有餘力而不困於役也○鄭司農曰田謂獵也追追寇賊也

陳及之曰竭作鄭氏謂盡行非也○程氏曰竭作如唯為社事單出里唯為社田國人畢作單畢皆盡互言之也田獵所以教民習兵事則不可不皆教之及其當田也令日發某甲明日發某甸亦不一時俱起所以休民力而互教也至其追胥則不

案籍起人其家丁男皆可行矣故曰竭作若曰盡行不勝其擾也〇王氏曰唯田與追胥竭作則獵取禽獸與衆同欲逐向盜賊與衆同惡所役近且不久故也

李景齊曰因地之上中下以處其民因民數之多寡以任其力此周家均民之良法以司徒之制約之三農八家四十有八而可任止於二十人者以一家之中老幼常居七分之四少壯常居五分之貳也平居

而耕有故而戰者皆其家之少壯也曰平居而耕可也有故而戰而少壯者悉任之則無乃妨農事乎無乃闕於仰事俯育乎蓋家之可任者雖或二人或三人而凡起役徒無過家一人則農桑之不費仰事俯育之無所撓者以其有羨卒不之征也若夫田獵以習戰追胥以捕盜賊則竭作何也蓋田與追胥其暫耳則不妨于盡征也雖然司徒之制率三農八家其可任者二十人而又有羨卒之法此其用民力至

寛也以一井八家而任二十人則甸六十四井為夫一千二百八十八人矣司馬法則曰甸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司徒通籍民數如彼其衆而征於司馬不能十之一若曰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則以甸計之一井八家則六十四井為家五百一十有二宜士徒滋多也而僅止於七十五人民盡可以為兵而不盡以為兵也不特是耳司馬法又曰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方百里三百家士十人徒二十人此百里

之成自甸之外又加三十六井宜其所任者益多而今特三十人又何耶籍民以為兵者甚備而至於征調則不過此耳然則民之可伍者不悉以為兵而隸之以為兵者比征調則又益損焉先王之休民力如此

凡用衆庶則掌其政教與其戒禁聽其辭訟施其賞罰

易氏曰用衆庶者正之以政導之以教則無殃民之失飭之以戒止之以禁則無視成之暴如是不服而

有辭訟則為之聽其詞訟用命者有功而不共命者有過又為之施其賞罰焉

鄭鍔曰平居無事族師掌其戒令政事黨正掌其政令教治州長掌其教治政令之法鄉大夫掌其政教禁令鄉師掌其教與其戒令糾禁非不素明而熟曉矣及起衆庶而用之小司徒又掌其政教與其戒禁何耶能以政教訓治之者未必能制馭之能以戒禁制馭未必能訓治之惟位尊爵高者合政教與戒禁

而兼掌之則民服而且畏之矣

誅其犯命者

鄭康成曰命所以誓告之○賈氏曰謂若大司馬羣吏聽誓於陳前司徒北面以誓之

凡國之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

鄭氏曰大事戎事大故災寇○鄭司農曰當徵名會聚百姓則小司徒名聚之餘子謂羨也○鄭鍔曰經文言大事又言大故者不一以理推之大事乃國之

常事特於常事為大耳若夫大故則事起於意外患生於不測其所以處之宜出於常理之外是故周人設為致民之法又別為致餘子之法民則一家受田之夫也餘子則家之羨卒也常事之大如田役之類家起一人足矣故止致其平時授田之夫至於變故之大家出一人不足以禦之故致其餘為羨之卒也徒役言起追胥言作此則以致為言余以為自邦法言之則宜曰起曰作自司徒言之則曰致致之為言使

自致也司徒立大旗於此使之趨令自至蓋均土地稽人民之法既已素定當供公家之役者則聞令自至非一一號召之大小司徒俱以致為言可見矣

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

黄氏曰此治野之法乃者繼之辭鄉法備又著野法焉必著野法者貢賦當自司徒出師役則相因矣康成曰造都鄙采地井田異於鄉遂其説最乖誤野純農夫故為公田九一之法以出租稅為丘乘四一之

法以治車馬〇鄭鍔曰經野則分其田野而井牧之可耕之地則為井田之制可畜之地則為牧養之區左傳所謂井衍沃牧隰臯各相其地所宜而已愚案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公田處其中而私田包乎外是之謂井其田野也上地授萊視田半下地授萊視田倍比中地田萊之相等是之謂牧其田野也

王氏詳說曰受地之法夫率三夫受六夫之地上地百畝不易中地百畝一易則為二百畝下地百畝再

易則爲三百畝通率計之是三夫受六夫之地二牧而當一井○黄氏曰牧居高崖下隰不井令所在猶有繫官牧地鄭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非也

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

鄭鍔曰井地之法始於一夫之受田百畝積而至於九夫則地方一里凡三百步爲田九百畝是爲一井○黄氏曰孟子所謂八家皆私百畝其中爲公田是也○王氏曰九夫爲井則九夫之地所飲同井故也

積四井三十六夫之田縱橫皆二井則地方二里爲

田三千六百畝是為一邑○王氏曰民以里居四井同邑故也○黃氏曰邑合也言民之合於此也積四邑一百四十四夫之田則地方四里為田一萬四千四百畝是為一丘○王氏曰民以旅葬四邑同丘故也○黃氏曰丘聚也言民之聚於此也積四丘五百七十六夫之田則地方八里為田五萬七千六十畝是為一甸田至於甸方八里旁加一里乃得方十里斯為一成甸又謂之乘言車乘之法至是始成○王氏曰田包於洫名之曰甸○黃氏曰丘乘之制成於此漢志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是也田至於一成則四成積為四

百井四百井三千六百夫則方二十里矣於是為縣○王氏曰未成為都故取名於大夫所治縣也○陳及之曰一甸之中以五百十有二家為準而籍於公上者七十五人必七十五人者為一乘之人也至於田稅則一以井計之○李景齊曰成公作丘甲春秋譏之者蓋甲當賦於一甸而魯於一丘為之則軍賦極重耳至於四縣則方四十里矣於是為都田至於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乃得方百里斯為一同○王氏曰未成為國故取名於公卿王子弟所治都也

愚案鄭氏以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則方十里為一成積百井九百夫其中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

出田稅三十六井三百三十四夫治洫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乃得百里為一同積萬井九萬夫其中四千九十六井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出田稅二千三百四井一萬七百三十六夫治洫三千六百井三萬二千四百夫治澮○黄氏曰見遂人凡治野雖橫渠亦從其說殊不知小司徒四井為邑至四縣為都皆以四數言之言田之實數司馬法自井十為通至終十為同皆以十數言之兼山川城池而言

小司徒四丘為甸即司馬法通十為成甸六十四井而成百井者其三十六井為山川城郭也小司徒四都之地即司馬法一同之地四都方八十里止六千四百井而同乃萬井者其三千六百井為山川城郭大約小司徒之法比司馬法皆是三分之二實地鄭氏旁加之說其算法則是但不必謂旁加之人專治溝洫陳君舉亦曰溝洫之事歲歲有之而軍賦不常有若專以某人治溝洫某人出

軍賦則不均矣至以周制畿内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邦國用商之助法公田不稅王氏詳說復為之說曰畿内用貢法者以鄉遂及公邑之吏旦夕從事於民耳邦國用助法者諸侯專一國之政恐其稅民無藝耳都鄙雖在畿内然實諸侯此所以用助法鄭伯謙疑此豈有天子之國自稅民田而令諸侯但為公田而不稅哉又謂周之畿内以及天下諸侯一用貢法稅夫無公田也公田商禮

也文王為商諸侯其田猶依商禮至武王得天下周公攝政遂變之此皆泥於康成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及公邑之說至黄文叔以此為遂法謂六鄉之民職業不同而其授地或多或寡或不授地參差不齊故不為井田之法必使備六軍而人徒車輦不相須故不為丘乘之法大約鄉教士野教農鄭言井法備於甸而止於都者食采地者皆四之一蓋以此為都鄙井田之制其說轉乖司馬法

成三百家一車七十五人而調一人也小司徒四甸為縣為四車四車亦三百人而調一車一車七十五人亦四而調一也故丘甸縣都皆自四而登至都止者十六車而調四車自足為行列故丘乘之法備於此野法皆四而調一鄉三百家出一車十馬見司馬法野七十五家出一車四馬十二牛見漢志輕重不同鄉役多野役少鄉授田多野授田少大抵先王之制常優内殊不知井田之法通

行於天下安有内外之異孟子曰鄉田同井則鄉未嘗不以井授也特鄉之地近内多沃壤可耕而放牧者少則有井而無牧至於野外之地不無墽瘠肥磽之差豈必如指掌之平碁局之畫惟有井有牧比折而行方是井田活法故小司徒之經田野必兼井牧而言而井牧之法於遂言之爲加詳井以九起數邑以四成之則制地之數可於是通行矣若夫縣都之名偶同於公卿采地之名亦非

以此為采地薛氏之説分明

薛氏曰自九夫之井以至四縣之都特多寡之異名耳丘甸則用之鄉遂及公邑縣都則用之於采地夫鄉遂公邑非無縣都也有縣都之制而民之受地者特一夫之田與夫宅田士田賈田公邑之類未至於縣都也此所以用者止於井邑丘甸而已采地之所受亦非無井邑丘甸也井邑丘甸固在縣都之中惟卿大夫之所受者或四十里或八十里此所以畫為

縣都之制也

總論井田

愚案周家井田之法惟小司徒見之謂八家皆私百畝同種公田百畝此孟子之說也謂八家各耕百十畝以十畝為公田餘二十畝為廬舍此漢志之說也今因錄諸家之說於後

王氏曰田畝有類於井而公田之中又鑿井焉故謂之井田一井之田九百畝八家八百畝公田居中亦

百畝除二十畝八家分之得二畝半以為廬舍合在城之地二畝半孟子所謂五畝之宅是也公田八十畝八家耕之是為助法廬舍居中貴人也私田環列於公田之外蓋衛王之意八家私百畝至於興兵之際乃八陣圖之法○陳及之曰一井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為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以為廬舍所謂什一而稅通王畿之内至天下諸侯皆然孟子曰周人百畝而徹又曰詩云雨我公田

遂及我私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張横渠曰百畆而徹是透徹之徹透徹而耕則功力相驅無一得惰者及巳收穫則計畆數衮分之以衮分之數取什一之數而歸諸公是亦一說要之公家但取什一之税看民如何耕耳或一家耕百十畆亦可或一家合耕八十畆亦可而徵斂税必視年之豐耗故司稼云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

愚案此主漢志說為是

圖說曰漢志引孟子說失其旨由是何休注公羊范甯解穀梁趙岐注孟子宋均說樂緯以為然理不可通何則言井九百畝中為公田則百畝共為公田不得家取十畝言八家皆私百畝則百畝皆屬於公何得復以二十畝為廬舍言同養公田則八家共理公田何得家分十畝自治若家取十畝自治安得謂之同養若二畝半為廬舍則家別二畝半亦入私矣何得八家皆私百畝

愚案此謂漢志之說非

林氏曰井方一里是謂九夫古者制井之法有以地里名方里為井是也有以田夫名九夫為井是也以地里名者所以正地界以田夫名者所以定征賦周時皆用井田凡田皆用徹法孟子曰鄉田同井則是鄉皆用井哀公問年饑用不足有若告以盍徹是邦國亦用徹法周禮一書皆通率而言所謂互見者以班固之言攷孟子九夫為井全無虧欠後世為圖亦

以縱横成列不知九夫為井除山川林麓三分去一則是六百畝又有一易再易之地三分去一則一井地止三百畝若如孟子班固所計則是一井之田皆平地其説皆不通葢周公之井地特以通率備言之眾左氏異議説山林之地九夫為度九度當一井藪澤之地九夫為鳩八鳩當一井京陵之地九夫為辨七辨當一井淳鹵之地九夫為表六表當一井彊潦之地九夫為藪五藪當一井偃豬之地九夫為規四

規當一井原防之地九夫為町三町當一井隰皐之地九夫為牧二牧當一井衍沃之地九夫為井左傳楚蔿掩書土田度山林鳩藪澤辨京陵表淳鹵數疆潦規偃豬町原防牧隰皐井衍沃今曰井九百畝非必皆平土皆上地也因地之所寓而為之計度可以知井田之說且知夫天下通行之理若據圖言井九百畝亦徒見其不同耳禮運說大道既隱而曰以立田里是三王之初已有井甸田里之法信南山序成

王能疆理天下以奉禹功而其詩曰信彼南山維禹甸之論語說禹盡力乎溝洫與匠人井間有溝同臯陶謨畎澮距川與匠人井間有澮專達於川同觀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商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以貢徹皆天下之什一若非丘甸之法何以能行什一之法故井田之法始於唐虞以至夏商稍稍葺治大備於周

愚案此說却貫通

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

鄭鍔曰井邑丘甸縣都之制已立乃以之授民而任以地事令之出貢賦與夫凡稅斂之事仰皆供上之求蓋治地有法則民可得而任民任其事則上可得而取○黄氏曰鄉野皆以軍法令貢賦貢賦皆有定制不容有不供者故以軍法令之野有稅斂雜征薪芻疏材之屬鄉無之委人可攷貢賦稅斂民食必參相得而後其令可行鄭曰地事農牧虞衡地貢九穀

山澤之材亦非此自九夫立法則皆為農事藪牧虞衡視農為別農定法而後藪牧虞衡皆可立也

乃分地域而辨其守施其職而平其政

黄氏曰域界也井邑丘甸縣都各有界域○鄭康成曰守謂虞衡之屬○王昭禹曰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為之厲為之守禁澤虞掌國澤之政令為之厲禁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所以辨山林川澤之守職謂九職○王昭禹曰先王制職以任民若三農園圃虞衡之屬皆因地以有職政稅也○王昭禹曰三農則使之貢九穀園圃則使之貢草木虞衡則使之貢山澤之物所以平地職之政○鄭鍔曰分其地

域則曰邑曰丘有邑丘之限曰縣曰都有縣都之殊因其所至而辨其守則不敢以相踰葢井邑之制在是一亂其守則井地壞矣施其九職則農圃之民有農圃之職工商之民有工商之職施其所職而平其政賦則各適於其宜葢征賦本出於此一失其平則怨怒生矣康成謂政當作征是也○易氏曰六鄉六遂公邑都鄙之地域皆有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地守既分其域必奠其守然後施之以職王畿如

此邦國亦然如是皆以貢賦税斂令之則遠近輕重各得其均故曰平其政

凡小祭祀奉牛牲羞其肆

黄氏曰大司徒祀五帝奉牛牲羞其肆享先王亦如之外此大司徒不奉不羞皆小司徒為之謂之小祭祀自與大司徒相對為大小大宰祀五帝賛玉幣爵之事祀大神示享先王亦如之小宰凡祭祀賛玉幣爵之事大宗伯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卜日視滌濯

涖玉鬯省牲鑊奉玉齍詔大號小宗伯小祭祀掌事
如大宗伯之禮皆可具攷此皆有精意鄭以王玄冕
所祭為小祭祀非也
小賔客令野脩道委積
鄭氏曰小賔客諸侯之使臣
大軍旅帥其衆庶
鄭鍔曰大軍旅則大司徒以旗致民小司徒帥其衆
庶以趨大司徒之所致

小軍旅巡役治其政令

黄氏曰役卒役也小雅曰勞還役○賈氏曰小軍旅謂使臣征伐大軍旅天子親行小功役之事小司徒巡行若大功役則大司徒巡行之○鄭鍔曰小軍旅之時人徒雖寡然戰危事也安得無築軍壘修城塹之役宜有政令以齊一之小司徒巡行其役而治其政令則人畏威而趨事無敢慢矣○黄氏曰六鄉不與於司馬之征發有王命起之則小司徒帥而致之

司徒司馬調發郊軍則其吏帥之小司徒廵察之而治其政令〇王氏詳說曰小司徒於大軍旅帥衆庶而不言治政令於小軍旅言治政令而不言帥衆庶是衆庶之事小司徒可帥而致於大司徒而不可得而治也政令之事小司徒可用於小軍旅而不可用於大軍旅也

大喪帥邦役治其政教

鄭康成曰喪役正棺引窆復土〇史氏曰興土工以

為因山之役

黄氏曰對遂人為野役治其政教受敬行焉

凡建邦國立其社稷正其畿疆之封

賈氏曰諸侯亦有三社三稷謂國社侯社勝社皆有稷配之言立其社稷謂以文書法度與之不可國國身往○鄭鍔曰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壝制其畿疆之封矣小司徒又立之正之蓋地官掌貳權重位尊諸侯受土以置社或為之設壝或為之立祠分土以建

國或為之制封或為之正封則權在朝廷而諸侯不敢以自擅矣

凡民訟以地比正之

賈氏曰民有爭訟是非難辨故以地之比鄰知其是非者共正斷之○史氏曰地比者相親相保之法可以情義斷也○易氏曰即大宰八成比居之法

地訟以圖正之

鄭氏曰地訟爭疆界者○史氏曰圖者道里疆界之

形○賈氏曰凡量地以制邑初封之時即有地圖在官府於後民有訟者則以本圖正之○易氏曰即太宰八成版圖之法

歲終則攷其屬官之治成而誅賞

鄭康成曰治成治事之計○劉執中曰施其政典政令禁戒而不躬行刑罰者大司徒宜然也是以屬官之誅賞小司徒得以專之

黄氏曰歲終則攷其屬官之治成自鄉郊至都鄙有

地治者皆為屬官地治詳悉事亦多細小故小司徒攷其日成得自行誅賞月要歲會則致之冢宰治成蓋冢宰所施之八法也

令羣吏正要會而致事

賈氏曰羣吏謂當職六十官○王昭禹曰凡言吏皆指賤者自士以下皆是不特府史胥徒之屬　上經治成據日小成之計此言要會謂月計歲計總為簿書而致其事之功狀以待攷也○易氏曰小司徒致事致之於大司徒大司徒致事致之

於冢宰

正歲則帥其屬而觀教象之灋徇以木鐸曰不用灋者國有常刑令羣吏憲禁令脩灋糾職以待邦治

王昭禹曰禁令將使民避行之宜表楬之使知故憲之脩法則使各脩其所守之法防虧廢也糾職則使各糾其所治之人防緩散也

及大比六鄉四郊之吏平教治正政事攷夫屋及其衆寡六畜兵器以待政令

賈氏曰大比亦三年大校比戶口六鄉四郊之吏謂比長閭胥以上布列在四郊者○王昭禹曰言六鄉而兼四郊乃六鄉之閒田縣師所治之地○林氏曰教治者所主在教若十二教之屬○項氏曰平其所掌之教治○劉執中曰平章其教治之優劣政治者所主在政若土地之政之屬○項氏曰正其所行之政事○劉執中曰論正其政事之得失○王氏曰攷夫屋攷其受田之夫居里之屋亟其乘屋令其及時乘之以正治其怠惰宜矣○鄭康成曰夫三為屋屋三為井出地貢者三三相任○劉執中曰稽攷

其夫屋之羸不足也〇黄氏曰六鄉餘民居於四郊之内專以處工商藪牧之屬故敬仲治齊有士鄉有工商之鄉放於先王為之攷夫屋其無公田可知

〇王氏曰攷其衆寡六畜兵器則亦以知登耗有無以待征役施舍誅賞之政令〇賈氏曰以待國家政令所須則供之也〇項氏曰政令即大比有所鈎考也

周禮訂義卷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周禮訂義卷十八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文愷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高中

謄錄監生臣朱上林

周禮訂義卷十八　　　宋　王與之　撰

鄉師之職各掌其所治鄉之教而聽其治

王昭禹曰鄉師教官之長也所以教其屬故謂之師○易氏曰鄉師下大夫四人則二人共主三鄉故曰各掌其所治鄉之教

鄭康成曰聽謂平察之○劉執中曰六鄉大夫既專其鄉之治矣此又聽其治者大事非鄉大夫之可斷

者鄉師受而聽其治大司徒審而聽其斷○賈氏曰自鄉大夫以下至伍長各自聽斷其民今鄉師又聽其治者恐鄉官有濫失

以國比之灋以時稽其夫家衆寡辨其老幼貴賤廢疾馬牛之物辨其可任者與其施舍者掌其戒令糾禁聽其獄訟

鄭鍔曰小司徒有九比之法以稽夫家之數謂之比法鄉師用法則謂之國比之法言其法乃國之法而非鄉師之所制也○林氏曰即大司徒五家為比之法○項氏曰小司

徒先貴賤鄉師先老幼蓋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可任為軍所謂可任者家三人之類戒之使謹令之使行糾之使不肆禁之使勿為○易氏曰稽其夫家衆寡謂其可任者辨其老幼貴賤廢疾謂其可施舍者牛以力而載馬以力而駕不能無老壯强弱之異亦有可任可施舍者鄉師皆從而辨之○王氏曰小司徒使登六畜辨其物而鄉師止辨馬牛之物者以師田役為事則所須馬牛而已先之以戒令次之以糾禁終之以聽獄訟是固聽其治而非所以為

教然逆折其萌於未爭未有過之始乃所以為治鄉之教也○史氏曰凡政皆視小司徒但主一鄉之事耳

大役則帥民徒而至治其政令既役則受州里之役要以攷司空之辟以逆其役事

王昭禹曰大役任衆力役之大者若城郭溝渠之役○史氏曰未役為民既役為徒○鄭康成曰至至作部曲也○王昭禹曰州里州所里也五黨為州民所居曰里而所役之民出於州里役要役數之要書欲

知役數之多寡〇鄭氏曰所遣民徒之數〇項氏曰司空掌役州里出役即州里所遣役之本數以攷司空治役之章程〇鄭氏曰辟功作章程〇鄭司農曰辟法也　則役事可得而鉤考矣〇呂氏曰司空營國職在興功司徒治役職在登民茍司徒不攷興功之小大而會其民則民必有告病者故鄉師專攷司空之辟縣詩乃名司空乃名司徒俾立室家亦此意也〇黄氏曰凡役皆司馬徵發唯六鄉之民則司徒自致故既役則鄉師受州里比要而

以攷司空之辟以逆其役事要與法參互之其事可逆而知其餘則司馬受要而攷之者察其事之不攻堅也

凡邦事令作秩敘

王昭禹曰凡有所興治皆謂之事言邦事則非鄉里之自興治者也秩則制其常賜之多寡敘則差其事治之先後作秩敘者鄉吏也鄉師令之而已○黄氏曰周禮凡兵政皆司馬政典凡役事皆司空事典秩敘廪食等次也凡以事役民夫為秩宫伯曰月終則均秩歲

終則均敘鄭曰秩祿廩敘才等至鄉師令作秩敘則曰事之常次非也功力常次在司空之辟非鄉師所當作○鄭鍔曰謂之作則因所役之事始作之量功也

大小為之報稱而已

大祭祀羞牛牲共茅蒩

賈氏曰大司徒奉牛牲此羞牛牲佐大司徒也○王昭禹曰言羞不言奉贊其羞不贊其奉也

鄭鍔曰茅可用以縮酒○鄭康成曰蒩士虞禮所謂苴刌茅長五寸束之者是也

祝設于几東席上命佐食取黍稷祭于苴三取膚祭祭如初此所以承祭既祭蓋束而去之守祧職云既

祭藏其隋是與亦可用以藉○鄭氏曰蒩讀為藉謂祭前藉也易曰藉用白茅无咎甸師言祭祀共蕭茅矣鄉師又共茅蒩司巫則共蒩館蓋甸師共以縮酒鄉師所共以為藉何以知其然觀甸師言共蕭茅蕭以祭脂茅以縮酒皆求神之所須也共於王藉所以見其誠此言茅蒩蒩藉也藉祭器之所用則多矣故共於六鄉所以致其備司巫則以其多也又為館以藏之○項氏曰縮酒以達氣故天官主之束蒩以藉形故地官主之

大軍旅會同正治其徒役與其輂輦戮其犯命者

王昭禹曰大軍旅會同固有稍人作其同徒輂輦帥而以至鄉師則正治之而已○賈氏曰正治其徒役者六軍之外別有民徒使役皆出於鄉○鄭鍔曰不有以正之則所出者或非其夫家衆寡之正數不有以治之則所聚者或違乎會同軍旅之戒禁此鄉師平日掌戒令糾禁之職也

鄭康成曰輂駕馬輦人輓行所以載任器也止以為

蓄營司馬法曰夏后氏謂輦曰余車殷曰胡奴車周曰輜輦輦一斧一斤一鑿一梩○賈氏曰梩者或解以為臿或解以為鍬一鋤周輦加二版二築又曰夏后氏二十人而輦殷十八人而輦周十五人而輦

易氏曰戮則不特誅之而已小司徒之用衆庶遂人之起野役皆有犯命之誅而鄉師四時之田與此言戮者軍旅會同事大體重以肅衆志也

大喪用役則帥其民而至遂治之

鄭康成曰治謂監督其事

及葬執纛以與匠師御匶音舊而治役

鄭司農曰翿羽葆幢也爾雅纛翳也以指麾輓柩之

役正其行列進退

鄭康成曰匠師事官之屬其於司空若鄉師之於司

徒鄉師主役匠師主衆匠共主葬引雜記曰升正柩

諸侯執綍五百人四綍皆銜枚司馬執鐸左八人右

八人匠人執翿以御柩天子六引禮依此云

賈氏曰柩在路恐其傾覆故與匠師御正其柩治役亦謂監督役人

及窆執斧以涖匠師

鄭司農曰窆謂葬下棺也春秋傳曰日中而堋禮記所謂封者涖謂臨視也○鄭康成曰匠師主豐碑之事執斧涖之使戒其事

賈氏曰檀弓云公室視豐碑鄭注天子斲大木為之豐大也天子六綍四碑前後各一碑各重鹿盧兩畔

各一碑皆單鹿盧天子千人分置於六綍其棺當於壙上皆背碑負引擊鼓以爲縱舍之節匠師主當之王氏曰葬而治役正其挽匶之行列故執纛以爲儀已窆而涖匠師則以防匶之傾虧使戒飭焉故執斧以爲威

凡四時之田前期出田灋于州里簡其鼓鐸旗物兵器脩其卒伍

黄氏曰四時田法詳在大司馬鄭言人徒及所當有

蓋一端也○鄭鍔曰先王四時之田因農隙講事以教民坐作進退之節然田畝之民三時務農安知講武之備鼓鐸旗物久而或弊伍兩卒伍久而或廢一旦集之于田安能無失事之愆田法雖掌於司馬而預以告民則在鄉師故於未田之前出以示民使之簡其已弊者而去之脩其或廢者而新之則鼓鐸旗物無不可用之物伍兩卒伍無有或闕之人觀唐明皇初元幸新豐講武驪山之下名兵二十萬旗連亘

五十餘里以軍容不整坐郭元振於纛下將斬之謂其有功不殺以唐紹制軍旅不肅而斬之未嘗不痛紹之無辜而恨明皇之不審也夫以即位之初號令未明紀律未定一旦合二十餘萬不教之兵而閱之遽怒兵容不肅而斬其官此何理也

王昭禹曰鼓鐸以聲衆旗物以麾衆兵器以勝敵簡則閱而選之也軍旅之法立於伍成於卒脩則習而治之也簡之則其器械有所完脩之則其行列有所

正田雖以獵取禽獸而實以教戰則簡而脩之皆軍法之所寓也

及期以司徒之大旗致衆庶而陳之以旗物辨鄉邑而治其政令刑禁巡其前後之屯而戮其犯命者斷其爭禽之訟

黄氏曰鄉師致衆庶各致其鄉之民也將田先閲於其鄉而以司徒之旗致之使知有所統也○易氏曰大旗鄭氏以為熊虎之旗據司常所言司徒卿也卿

當建旜必建旗者蓋九旗之為用有所將者有所畫無所將者無所畫通帛為旜則無所畫熊虎為旗則有所畫司徒雖御其於師田則為軍吏而有所將矣所以建熊虎之旗而謂之大旗下文辨鄉邑之旗非司徒之旗也鄉即六鄉邑即公邑之屬鄉邑既聚則旗之相類者衆矣衆則揉雜而未易辨故於大旗之外各辨以鄉邑之名或鄉邑各為之名司常所謂州里各象其名是也〇黄氏曰鄭以陳之以旗物句絶

當以致衆庶而陳之句絶陳列之也陳列之故有先後之也○鄭康成曰辨別異也○王氏詳說曰旗物之辨有三曰名曰號曰事司馬曰帥以門名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各象其事是以三者分而為六司常曰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號是以六者約而為三夫帥軍將也縣鄙六遂也家采地也鄉六鄉也野公邑也百官以職事從於王者也司馬之田六者畢至然則鄉

師於司徒之田而以旗物辨鄉邑鄉則六鄉矣而六遂無預焉邑則公邑矣而采地無預焉豈非鄉師之職不出於六鄉與○鄭康成曰前後屯車徒異部也○黄氏曰即大司馬所謂前後有屯百步有司巡其前後者也

賈氏曰田獵得大獸公之小獸私之有爭禽之訟鄉師斷之

鄭鍔曰及當田之日用司徒大旗以致民於司徒既至則列而陳之慮其鄉邑難辨則用旗物以别之慮

其犯命不率則治其政令刑禁以防之慮其車徒或
亂則巡其前後之屯以視之有敢犯命者必又戮以
戒懼之及巳田得禽或爭所獲則為之斷其是非曲
直始焉戒之有素使民無倉卒失事之罪終焉治之
有法使民無紛紜爭鬬之禍其法如此非惟民熟於
坐作進退之節而有事於軍為司馬者亦無失律之
愆矣
凡四時之徵令有常者以木鐸徇于市朝

鄭康成曰徵令有常者謂田狩及正月命脩封疆二月命雷且發聲○鄭鍔曰周家春夏秋冬有蒐苗獮狩之事皆徵令鄉遂之民而又有公旬用民之日有屬民讀法之日皆四時之常事臣民習知而素曉者也不煩號令之勞但振木鐸以徇之使聞其所警而自知可謂上素信於其下民習知於其政可以無為而治○王氏曰市朝衆所聚之地使皆聞而知之也以歲時巡國及野而賙萬民之囏古艱字阸以王命施惠

鄭康成曰歲時者隨其事之時不必四時艱阨饑乏也○鄭司農曰賙讀為周急之周○黄氏曰施惠即遺人鄉里之委積以恤艱阨鄉法本教其民相救相賙而上之德意當先之故歲時使鄉師賙其艱阨以上命施惠野自向以往非鄉師所治欲使民皆識此意教法大抵皆自鄉推行之○易氏曰巡國及野包六鄉之内外言也

鄭鍔曰此施惠與司救同必使之稱王命以施布者明其恩出於天子也蓋民之感恩常在於艱阨之時

君之得民常本於賑貸之惠田氏執齊之政有意得
民賦粟之際以私量貸而以公量收之故齊民知有
田氏而不知有公齊卒為田氏所有為天下國家者
詎可使恩出於臣下邪然則以王命施惠言於鄉師
又於司徒言之聖人之意微矣
歲終則攷六鄉之治以詔廢置
鄭鍔曰非特鄉師考六鄉以詔廢置而已司諫縣師
皆言以詔廢置者司諫以時書德行道藝辨其能而

可任於國事者以考鄉里之治以詔廢置則所攷者人才之賢否也縣師三年大比則以攷羣吏而以詔廢置則所攷者大家之衆寡也鄉師以攷六鄉之治以詔廢置其語同而意異然詔上以行升黜則一而已

正歲稽其鄉器比共吉凶二服閭共祭器族共喪器黨共射器州共賓器鄉共吉凶禮樂之器

鄭鍔曰先王之世宫室車輿以為居衣裳冕弁以為

服尊爵俎豆以為器金石絲竹以為樂非特用之朝廷又用之閭里民日從事於其間耳聞而目見之所以知禮樂之意而成粹美之俗竊疑閭里之間何從有是器而用之及攷鄉師然後知六鄉之民俱合衆財以為之人衆則財用足財用足則器用備故觀其人所聚之衆寡各因其財力使制其器比五家耳財適足以制吉凶弔祭之二服故比集財為之而一比共用焉器則未能備也閭二十五家財適足以制簠

簠鼎俎之器故閭集財以為之而一閭共用焉族之百家財適足以制夷槃輁軸之器故族集財以為之而一族共用焉○鄭康成曰三者民所以相共也　至於射器則定其位有物課其功有算詔之有旌節之有鼓有弓有矢有侯有布用財多故合五百家之財而為之賓器則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有爵有罍有笙有瑟其用尤多故合二千五百家之財而為之然後共用也○鄭康成曰為鄉大夫或時賓賢能於此州　吉凶

禮樂之器即閭族黨州所共者是已○王昭禹曰吉器非必祭器凡飲食冠昏之屬皆是凶器非必喪器凡干戈戚揚之屬皆是禮樂之器非必賓射之器凡有其具於禮樂者皆是吉凶禮樂之器衆矣故集一鄉之財為之然後足以供也　然止於一閭一族一黨一州之用非可以用於鄉也鄉大夫或有一鄉吉凶禮樂之事不可取諸閭族州黨宜合一鄉之財為之不惟可足鄉官之用比閭族黨州有故而服器不備則鄉又為之移用以相補則事無自而廢禮行而教成矣鄉師稽其器焉慮其財不足而器不備禮

樂之事廢而不講故也然必於正歲者豈非以春秋之祭酺祭禜會民而射于序索鬼神而飲酒之類皆用夏人之正故與後世禮樂之器縉紳大夫尚無能知而況欲民知之而成俗哉○王氏詳說曰鄉器有出於民者有出於公者比之吉凶二服閭之祭器族之喪器此出於民者也黨之射器州之賓器鄉之吉凶禮樂之器此出於公者也何以知其然邪曰以酒正之文約之而知之也蓋酒正有公酒之文夫鄉之

鄉飲酒州黨之鄉射皆得用公酒自族而下則春秋祭酺但自為酒以相酬酢耳夫所飲之酒出於公則所用之器亦出於公家之所為也所飲之酒出於私則所用之器亦出於私家之所為也豈非公事之小者私家之所易為公事之大者私家之所難辦令王昭禹以鄉器皆集民財而為之則是射也賓也吉凶禮樂也皆為行禮以教吾民而反取吾民乎又非周公行禮之本心也鄭氏謂比閭族黨之所謂吉凶二

服與夫祭祀喪器亦出於比閭族黨之所罰而為之
宅載師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出屋粟里布屋
粟不輸之於公而復用之於民亦仁政矣此族師閭
胥皆以掌其罰為言者此也
若國大比則攷教察辭稽器展事以詔誅賞
王昭禹曰六鄉之吏各主教其所屬之民或書其敬
敏任恤或書其孝悌睦婣有學者或書其德行道藝
或攷其德行道藝而勸之若此之屬無非教矣然教

之不明也常起於辭之不正辭苟不正則言僞而辨順非而澤飾智以驚愚詭言以惑衆將至於不可禦矣○易氏曰賢能出於鄉教之成也然有行僻而堅學非而博者於此攷之則賢能見矣賢能稱於鄉辭之公也然有言僞而辨順非而澤者於此察之則賢能審矣○賈氏曰稽器謂考鄉中禮樂兵器等○王昭禹曰吉凶賓軍凡備物致用者○王氏曰稽其足否與良窳鄭康成曰展猶整具也○賈氏曰展事謂行事展省視之知其善惡○王昭禹曰凡施於名物者無非事也

鄭鍔曰攷教則察其辭稽器則展其事設教而辭不

逆理制器而事不廢常是遵守法職而可賞者也教法須於上而為非聖人之言器用制於鄉而有不舉之禮是違法曠職而可誅者也故以詔上而行誅賞則黜陟幽明又不特詔廢置而已

鄉老二鄉則公一人鄉大夫每鄉卿一人

陳及之曰六鄉之地鄭氏謂在四郊中然秋官鄉士掌六鄉獄而云掌國中以此知不獨在四郊亦有在國中者所以置六鄉者以天子六軍七萬五千人出

於六鄉之中每家出一人以為定員供徒役之事故曰凡起役毋過家一人〇王氏曰鄉老公也尊之於鄉憲其言行不累以事故稱老鄉老於司徒之官非屬而無職〇易氏曰天下達尊三鄉老兼焉故在朝稱公在鄉稱老不列以職故上與天子坐而不為偪下與百姓相親而不為褻惟道所在方其在鄉稱老則三年大比乃與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而行賓興賢能之禮則三公北面而州長百姓得與其列建

外朝之位則三公面三槐而州長衆庶亦在其後蓋州長即鄉大夫以下也百姓衆庶即前日賓興所帥之衆寡也道之所在下親乎民上親乎君超衆職之表而能宰制衆職者乎○禮庫曰周官之書三公無職與王而論道蓋公議所自出至於命鄉論士鄉老以三公之貴而進退其間又公議之所由定至於陳詩納言通工商士農之謗大抵不過下酌民言以扶持公論於上耳　○黄氏曰鄉大夫猶有職掌鄉老惟大比興賢能獻書于王則與焉所謂師也父兄也六鄉三公為之師書曰周公師保萬民舉其實也

○鄭氏曰王置六卿則公有三人也三公者内與王論道中參六官之事外與六卿之教其要為民是以屬之鄉○陳君舉曰古者羲和分守四岳朝有大議必咨焉僉言師錫於是乎取則寰内亦隸所掌夏書六卿出將葢鄉一卿也周制三公統六卿各治其一以倡九牧故周公畢公以太師保釐東郊而召公以太保率西方諸侯葢二伯兼鄉老者方叔涖中鄉之師則卿為鄉大夫者與春秋傳宋右師令鄉而司徒

令遂管仲率齊士鄉十五公與高國各率其五雖損益非古而列國孤卿亦董鄉事所以中外相維而治出于一○周氏曰或謂鄉老是三公退朝謝事者立朝則進退百官退閒亦搜舉賢能

陳君舉曰鄉大夫卿也謂之大夫卿知進止之義大夫以智帥人者也進止所以事人帥人所以臨下列職於朝名之曰卿正其位也分治六鄉名之曰大夫非卑之也蓋掌鄉之政教禁令非以智帥人不可鄉大夫之職所以異於他官者以此

薛平仲曰先王内諸夏而外夷狄内京師而外諸夏而六鄉實置於國城之中以及於郊焉所以使天下之知所鄉方於此也所以風化之必自近者始故鄉之名所以立則其設官也容可得而易哉是以六官之建未聞三公之列于官也而於鄉則見之未聞六卿為之屬者而於鄉則見之以公卿之尊不嫌于下行六鄉之事則教化之務顧不重與雖然先王以三公為鄉老所以重教事而不以三公任其職者則道

德之尊無非所以為教先王以六卿而為鄉大夫所以嚴教事而必以六卿聯其職者則自治而至於禮刑政事皆其所以為教

陳君舉曰鄉遂官吏皆士居人也其大官如卿則朝臣兼之以下大夫命士之屬分散在各處且鄉遂之人勢不可兼者則各置焉

劉執中曰王都之外百里之內為地四同而晝為六鄉專其德行道藝之職則三公也六卿也中大夫三

十人也下大夫百五十人也上士七百五十人也中士三千人也下士萬五千人也上下相維禮義之俗成於六鄉而化天下之本立矣○薛平仲曰今見於鄉者下士且萬有八千八百六人焉則推而上之至於大夫祿廩稍餼將若何以共之乎六官之屬莫不各有府史胥徒今見於鄉者曾無一之具此焉則文書調度將何所責之不知鄉大夫於三年之大比所以使民興賢而使之出長使民興能而使之入治則

六鄉之大夫士大抵皆取諸此（說見遂大夫）夫彼皆受田於六鄉者也則祿廩稍餼果何煩於上哉自鄉大夫受教法而頒之於鄉吏凡羣吏之周旋於鄉以行教事大抵皆身親之況夫鄉師居於教官之府而鄉吏之治惟其所令則府史胥徒其列之於彼者亦悉矣而文書調度又何煩於其下哉

鄉大夫之職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

鄭司農曰萬二千五百家為鄉○王氏詳說曰案六

卿有正有貳有老皆以職稱如冡宰之職小宰之職宰夫之職是已其他官屬則不以職稱今鄉大夫非正非貳非老而以職稱何邪蓋六卿之正六命也曰貳與老四命也惟鄉大夫六人皆六命以掌六鄉之事雖為地官之屬其爵位實與六卿之正同況其上有鄉老又八命之公也每鄉公二人六鄉則三公矣三公無職事而職事預於六鄉若鄉大夫不以職稱而同於六鄉之屬則周公設官分職而尊卑小大之

序矣

又曰鄉大夫云政教禁令州長云教治政令黨正云政令教治族師云戒令政事閭胥云閭之徵令比長云比之治六鄉之官尊卑不同故周公命官之意其輕重皆一字間也且地官掌邦教大司徒之職又不止於邦教而且及其土地之圖人民之數至於小司徒則掌建邦之教法矣鄉師則各掌其所治之教而聽其治矣若乃六鄉之吏閭胥比長則於政教之事

有所不足稱也初不過掌閭之政令與比之治而已鄉大夫州長則詳於教黨正族師則詳於政此政教之所以異也○呂氏曰鄉大夫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州長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黨正各掌其政令教治古者政教非二事也禁令為上政令次之戒令又次之徵令為下比長則於令又有所不足稱也

正月之吉受教灋于司徒退而頒之于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

賈氏曰教法若大司徒十二教以下其法皆受於司

徒已受得教法遂分與州長以下至比長使各教其所治○王昭禹曰六鄉之吏所受之教法出于鄉大夫鄉大夫所受之教法出于司徒司徒所受之教法出于天子上下相承所由者一道所識者一德風俗烏得不同

以攷其德行察其道藝

林氏曰德行六德六行道藝六藝○王氏曰攷攷知其實偽察察見其精麤○王昭禹曰攷則稽書而攷

之察則審視之察詳於攷

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

鄭康成曰登成也定也○劉氏曰昔未上籍今則籍之謂之登以具初成丁也

○王昭禹曰旅師職甲所統者寡故使之校其數然後登上其籍鄉大夫職尊所統者衆故登其籍不校其數小司徒頒比法于六鄉之大夫使各登其鄉之衆寡則使登其籍於大司徒也辨其可任者辨其力

強而可任以事者也○陳及之曰所謂任者著名於六軍籍也○鄭康成曰國中城郭中也○黃氏曰國中張橫渠謂自郊門以內通為國中孟子曰臣聞郊關之內野自向以往大抵政令皆自鄉出推行於向稍縣都故鄉官多兼野法掌之黃氏曰征不言歲而言七尺六尺者歲雖登而身不及則為疾所謂痤短侏儒者也則舍之國中晚征而早舍為其近而役多野則早征而晚舍以其遠而役少○張氏曰國中以免者多役者少故晚征而早蠲之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多居國中故免者多○王氏曰征之者以其材舍之者以其齒○王昭禹

曰其材七尺六尺征之則以其材之強壯故可征其齒六十六十有五以上則以其氣體之衰所不征也

○鄭鍔曰征者謂任其力以給繇役也○賈氏曰所征稅者謂築作挽引道渠之役

陳及之曰六鄉之民雖有定員至其征之執役貴者以下皆免非是六等則皆征之以此見六鄉七萬五千家特立此為國家武備耳或者見鄉中有師田行役之說遂謂軍役一切調發非矣

愚案古者兵法與役法不同兵法自外及內如有

兵事先遣邦國不得已及遂又不得已及鄉若役法先内及外此先王均内外輕重之意

其舍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

鄭司農曰舍者謂有復除舍不收役事也○劉氏曰貴者自命士以上賢者能者俊造學士○鄭司農曰服公事者謂若今吏有復除○陳及之曰謂執技事上者　疾者謂若今廢不可事者復之○鄭鍔曰王制謂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則賢能宜舍

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則老者宜舍自漢以來宗室及關內侯皆復則貴者舍征之法也八十九十皆復蓑卒則老者舍征之法也

以歲時入其書

鄭康成曰入其書者言於大司徒○鄭鍔曰繇役至勞民之事有征之者有舍之者不有書以備稽考則吏或以私意為姦役使必有不均之歎矣小司徒以

比法頒之六鄉使登衆寡六畜車輦所比者數也故以歲時入其數鄉大夫所舍所征者則為書以登載之故以歲時入其書

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

劉執中曰大比謂比而求其德行道藝○鄭康成曰賢有德行者能有道藝者變舉言興謂合衆而尊寵之○王氏詳說曰周家作成人材之法何其詳且悉耶五家之比比有長初未有可書之事不過防其奇

衰而已五比之閭則書其敬敏任恤是於六行之中
可書者二四閭之族則書其孝悌睦婣是於六行之
中可書者四其於德行道藝有所未備矣五族之黨
書其德行道藝然書之而未能攷之五黨之州又從
而攷之攷之而未能賓興之五州之鄉於是而賓興
之以見其人材之成也
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
王昭禹曰周官無三公之職以坐而論道異乎作而

行之此所以惟鄉大夫興賢能而三公與之矣蓋務引其君以當道者大人所以事君也樂得天下英材而教育之者大人所以治民者也吏謂鄉官衆寡謂鄉民○鄭氏曰衆寡謂鄉人之善者無多寡也鄉官與民皆在明非出於上之私意所謂使民興賢能也○鄭氏曰以鄉飲酒之禮禮而賓之

鄭司農曰賓敬也敬所舉賢者能者○鄭鍔曰行鄉飲之禮而所舉之人特見賓異主人拜迎之於庠門之外而坐之於西北方尊嚴之地則其榮寵可謂極矣

厥明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内史貳之

鄭康成曰厥其也其賓興之明日也○王氏詳說曰鄉舉里選之法在三代已不同夏商進士之制自鄉而升之司徒自司徒而升之學自學而升之司馬曰進士始為有官君子皆以逓推而以身至于天子畿内成周賓興之法初不過賓之於鄉而用之於鄉耳是未嘗逓推也又不過獻其書耳是其身未嘗至於天子之畿

內也○鄭康成曰獻進也○鄭鍔曰再拜之禮亦以表先王尊賢重道之意

鄭康成曰王上其書於天府天府掌祖廟之寶藏者○賈氏曰賢能之書亦是寶物故藏於天府

鄭康成曰內史副寫其書者當詔王爵祿之時○朱氏曰內史掌册命諸侯羣臣於賢能之書內史貳之謂副本也古者封建諸侯內史讀册命之非特命諸侯亦以命在廷詢其可否

呂氏曰周禮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只看賓之

一字當時葢甚尊士試攷前一段本度末數精詳具
舉固不必説只看他賓興之三年大比獻賢能之書
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内史貳之如此其重及
至後世如棘圍如糊名若防寇盜然為士者須深思
其故何古如此重後世如此輕當深究之三代時士
惟進德脩業上之人自求之故如此重又須看當時
上之於士待之甚重而攷之則甚詳後世乃士求上
之爵禄故上之人待之甚輕攷之又畧且如王制論

鄉秀士升於司徒曰選士司徒又論其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然後方免其繇役大樂正又論造士之秀者升諸司馬曰進士這裏方可以受爵祿司馬政官也以其可使從政凡經四級然後始可從政然猶未也司馬又辨論官材論其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一人之身未入仕之前凡經四級已入仕之後凡經三級經七級然後得祿其致之之詳如此成周時見

得官爵皆天位天祿不敢輕授後世與之甚遽全以文字高下為進退蓋有一日之長決取終身之富貴此後之所以異於古也

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

賈氏曰謂獻賢能之書于王退來鄉内○鄭康成曰以用也行鄉射之禮而以五物詢於衆民當射之時民必觀焉因詢之也孔子射于矍相之圃蓋觀者如

堵牆射至于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誓射者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詢衆庶之儀若是乎○鄭司農曰詢謀也問於衆庶以寧復有賢能者

黄氏曰和内志正也容外體直也主皮中也復曰和容中不驕不中不懾也興舞其節比於樂也○薛氏曰五物皆以射爲主則和容之類乃鄉射之五物也射以觀人之德而和爲德之末射以别人之行而容爲行之末射不主皮而主皮爲射之末射之節欲比

於禮而和容為禮之末射之文欲比於樂而興舞為
樂之末皆六藝之中射之一藝也○易氏曰射以觀
德古者諸侯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于射宮大射猶
然則鄉射為可知今以其禮推之凡射之儀天子與
諸侯卿大夫尊卑雖異而皆發乘矢乘矢四矢也皆
有樂以為之節射義所謂何以射何以聽是已蓋天
子騶虞九節則四節以射五節以聽諸侯貍首七節
則四節以射三節以聽卿大夫士采蘋采蘩五節則

四節以射一節以聽方其未射其聽審矣内志正而其節比於樂是之謂和外體直而其容比於禮是之謂容及其射也持弓矢審固而以中鵠為主鵠以皮為之是之謂主皮乘矢皆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禮樂交作而前之和容備焉是之謂和容及其已射皆有舞以為發揚蹈厲之舉是之謂興舞且射之物有五而其節有三曰和曰容見於未射之時曰主皮曰和容見於射侯之際曰興舞特見於既射之後此

射之序以此推鄉射其禮可攷矣

此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

鄭康成曰言是乃所謂使民自舉賢者因出之而使之長民教以德行道藝於外使民自舉能者因入之而使之治民之貢賦田役之事於内言為政以順民為本也古今未有遺民而可為治○賈氏曰賢者德大故遣出外或為都鄙之主或諸侯皆可也以其有德行道藝故還使教民以德行道藝能者德小不可以為大夫諸侯等故還入鄉中量德大小以為比長鄰長已上之官治民之貢賦田役○易氏曰賢者在

位則服休足以長民居於本所則分勢不足以相臨故出於其鄉以長之所以任其教也能者在職則服采足以治乎民居於他所則事情必至於不相諳故入於其鄉以治之所以任其事成周賓興賢能出於鄉不過賓之於鄉而亦用之於鄉此正所謂出使長之入使治之者也○禮庫曰此意甚好大抵一鄉利病風俗善惡惟一鄉知之今一鄉之中有可推者因民與之而因以治民必能興利除害與民周旋於比閭族黨之間可謂公天下之心自後世鄉舉里選之法壞如天下之官吏悉總於吏部至吏部而受任者其為人賢不肖何自知之

歲終則令六鄉之吏皆會政致事正歲令羣吏攷灋于司徒以退各憲之於其所治之國

鄭康成曰會計也致事言其歲盡文書○易氏曰政其要也事其詳也

愚案會政致事各有等級比長則致於閭胥閭胥則致於族師族師則致於黨正黨正則致於州長州長則致於鄉大夫鄉大夫又致於司徒六遂鄰長以上亦如之

鄭鍔曰歲終則羣吏會其所行之政而來致其事者將以攷之而上於長貳故使之先自審也○史氏曰贊小司徒也

正歲令羣吏攷法于司徒○史氏曰稟令而行也　退而憲於其所治者○史氏曰憲之於治羣吏又於鄉大夫而取法也　以我所領者或有可疑又使之自往而驗之致事於歲終上奉時王之政也攷法於正歲不失四時之正也○項氏曰必攷之者欲教無異法法無異義

大詢于衆庶則各帥其鄉之衆寡而致於朝

鄭康成曰大詢者詢國危詢國遷詢立君○鄭司農曰洪範所謂謀及庶民○王氏曰帥其鄉之衆寡則鄉官咸在焉若州長則所帥衆若閭胥則所帥寡○賈氏曰國有大事必順於民心故與衆庶詢謀則六鄉大夫各帥其衆寡而致於朝謂外朝三槐九棘之所○易氏曰衆庶超出乎利害之外而深察乎是非之理况漸陶乎司徒之教為有素其詢之也宜矣若小司寇外朝之位而州長百姓亦得與其後百姓即

六鄉所帥之衆庶

國有大故則令民各守其閭以待政令

賈氏曰大故謂災變寇戎之事警急須人故鄉大夫令州長已下使民各守其閭○鄭康成曰使民皆聚於閭胥所治處○呂氏曰各守其閭則不擾亂

以旌節輔令則達之

黄氏曰徵發雖有號令無節不達守法之嚴如此鄉大夫專行攷察行藝以興賢能而令民守閭之事參

焉鄉大夫皆卿也是為軍將○鄭鍔曰令出於口或
得以偽為旌節則有合符之驗大司徒所謂令無節
者不行於天下則使天下皆不得通鄉大夫所不達
者特鄉閭之間而已

周禮訂義卷十八